

渴 望

渴

望

〔英〕多麗思·萊辛著

解步武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Doris Le
Hunger
Michael Joseph
London, 1953

渴 望
〔英〕多麗思·萊辛著
解步武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185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5 1/8 插頁 1 字數 116,000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 8,500 册)

1956年11月新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數 5,001—6,600 定價 (6) 0.55 元

小說家多麗思·萊辛

維·弗拉第米羅娃

馬克西姆·高爾基曾這樣說，一個剛從事寫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應該從他生長的地方、他最熟習的生活開始。這句格言式的話簡要地說明了一個真理，即凡帶有藝術性的創作過程，都不僅需要作者對題材熟習，而且必須對它具有情感。只有跟作者心靈的確接近的題材，才能感動讀者。

一九五〇年，當多麗思·萊辛這位年輕的英國作家發表她第一部小說野草在歌唱的時候，就很清楚地看得出，從這部描寫南洛諦西亞的白人移民道德破產的故事裏，作者對非洲這題材不但十分熟習，而且體驗得非常深刻。在她接着發表的這是老酋長的故鄉（一九五一），馬大·葵斯特（一九五二）以及五（一九五三）裏面，她始終忠實地追隨着這一個題材——這一片遼闊的大陸，在英文著作中，常常被稱作『黑暗的』大陸，這不僅因為非洲人的膚色，也因為外界對非洲的情況了解得太少了。

多麗思·萊辛是深深了解她的非洲的。她生在波斯，五歲時就跟着父母到南洛諦西亞。這英屬中非的心臟地帶，便成了她的第二故鄉——直到最近她才遷回英國——她像人們記述故鄉似地寫非洲景物，寫的時候懷着一種和深切關懷分不開的愛戀之情，她企圖把這種感情傳達給讀者。那一望無際的草原，蒼翠的山巒，奔流在狹窄的峽谷裏的大河，拂曉時的嚴寒和日落時的酷熱，鮮豔的藍天，以及預示熱帶的傾盆大雨的窒悶，確是一些使人心移神往、不能輕易忘懷的情景。

在她的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裏，作者以極大的篇幅描寫白種農民的生活，和小城市裏被稱做『上

流社會」的那些行為不檢，懷着刻薄的種族偏見的自私自利的小圈子。不過多麗思·萊辛的著作中的主要特點是一種憤怒的抗議的呼聲；她抗議貪婪的殖民政策，抗議掠奪非洲人民的財產，抗議各種各樣的種族主義。

大多數「白人」資產階級作家所寫的關於非洲人民的著述，都隨着吉卜林式的傳統，把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看作一種悲慘的、被征服的部落民族，「一半像鬼一半像小孩」。可是多麗思·萊辛以尊敬的態度來描繪非洲人民，她竭力使讀者不僅熟習他們的風俗習慣，也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他們最深切的要求、希望和抱負。

關於非洲人民天賦的智力、輝煌的才能、以及工作中的幹練，作者雖都已敘述得很詳盡，不過在她最初幾本著作裏的黑人的性格，似乎有些模糊和毫無特色。例如，這是老會長的故鄉裏的沒有魔法出賣和小丹皮那些短篇裏，白人「慈善家」是用深刻的諷刺筆墨來描寫的，只是作者還沒有在黑人中間看見可供積極反抗的一種力量。非洲的抗議僅限於一種沉默和隱忍的怨恨，限於對自己權利的得意揚揚的領會，老會長彌斯蘭加裏的情形就是這樣的。不過在這部早期作品裏，我們已經感覺到那種深刻的、長期隱忍着的怨恨化作了力量，並且成爲非洲的白人時常在無形中感到恐慌的主要因素，當他們在手無寸鐵的本地居民裏來往的時候，儘管隨身帶着武器，用成羣的獵狗在周圍保護，仍然無法擺脫這種恐慌。

作者的理解力不斷地跟着她的作品增長。在她最初的兩部著作裏，她着重對種族主義作道德上的

指摘，以後在馬大·葵斯特裏，尤其在五裏，她盡力挖掘這種種族歧視的社會根源，以及它和殖民地奴役政策的關係。這一點在五裏的兩個短篇、一個中篇小說裏表現得非常成功。

高原牛的家的情節很簡單。有一對年輕的英國夫婦，從他們「人口過多」的本國遷到了南洛諦西亞，想找一個安居的地方。可是他們發現這「帝國的前哨」的房屋情況並不比家鄉好；要是不去僑民營，就得住到花費很大的旅館裏。他們想盡辦法才租到幾個小小的房間，附帶着一些傢具，以三個月為期。有一個房裏掛着一幅很大的高原牛的圖畫，那些牛站在夕陽煊染的池塘裏，池水深沒到膝。這對新房客時常看見他們的僕人——一個叫查理的年輕非洲人——帶着虔誠得狂喜的神氣在畫前面發呆。某些非洲部落對牛仍然保持着一種宗教的態度，而這幅畫上的牛便給看成是真的一樣，作為膜拜的對象。查理愛着一個姑娘，姑娘的父親索取十頭牛的身價，這是大得無法辦到的。查理在盤算，最好能把這幅畫着出色的高原牛的畫來代替老人所需要的真正的牛。這對英國夫婦終於幫助他實現這個計劃，給了他那幅畫，以相當代價貼還女房東的損失。

這富有詩意的故事無非是借來描寫非洲人民的悲慘命運的。作者筆下整個殖民城的生活包括明顯的對照。這地方從這一頭到那一頭有十五哩，「但如果你問一個當地居民一共有多少人口，他會說是一萬，一個很小的數目。爲什麼這樣少的人需要那樣大的面積呢？這居民也許會聳聳肩膀，表示他從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實際上不是一萬，很可能是十五萬，不過其餘的都是黑人，這意思是說他們是不計算在內的。」

從商業區起，通過一排排雪白耀眼的大建築，和閃動着霓虹燈光的玻璃窗，大約是十分鐘的車程，

就到了非洲人民簇居的貧民窟。在被稱做房子的那些破爛遺遺的車房和堆房裏找不到住處的非洲人，就安身在「由各種各樣廢料七拼八湊而成的奇奇怪怪的小屋裏，蓆袋或汽油箱板圍成的牆，或是一塊塊破銅爛鐵蓋起來的屋頂。」

像查理這種在白人家裏幫工的非洲人，住的情況也好得有限。他們住的是附在宅外的小屋，許多人擠在一間骯髒的小室裏，睡在水泥地上。

「……上街買東西的婦女，工作中向窗外溜眼的打字員，坐在汽車裏的商人，隨時可以看見（假如他們高興的話）一長串戴着手銬的非洲人，前後各有兩名警察，後面跟了一羣零零落落的女士人，陪着丈夫去法院。他們都是因為沒有進城的許可證、或者自行車上沒有燈，或者說不出自己的衣服和物件的來源而被捕的。他們正被帶去見地方長官，說明各人的情形。他們將被處以小量罰款，或者用坐牢來替代。他們總是甯願坐牢。一個每月只掙到二十或三十先令的人，要付掉十先令的罰款，可不是鬧着玩的，何況坐牢還可以白吃白住兩星期。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辦法，因為這些犯人可以修路、割草、種樹：這簡直是無償勞動的泉源。」

多麗思·萊辛不僅對殖民制度感到憤慨。她也帶着忿怒的嘲笑描寫像吉爾斯夫婦——查理的臨時雇主——這一類好心好意、消極無能的「自由主義者」。這些年輕的英國知識分子早在心裏存下一種幻象，想像着自己「和一班一團和氣的人們生活在一起，那些人對藝術十分有興趣，新政治家週刊是他們每星期的讀物，主張像有色人種差別待遇這類可恥的現象，以及黑白鬥爭等問題都可以用充分的親善獲得解決。」作者指出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義憤不平，很快就蒸發掉，變成了十足的心安理得和對

現行制度消極的承認。故事結束在查理因「偷竊」了那張畫——他的雇主那樣好心好意給他的——給關進了監牢。他的老東家自然很容易證明他無罪——可是爲了土人的緣故值得那樣麻煩嗎？

蟻堆這篇小說裏的主要人物是兩個男孩子，一個是白種男孩湯美，礦上總工程師的兒子；另一個叫寶克，一個混血兒，「白人」礦主和一個非洲女人的私生子。兩個孩子像一般孩子似的在一起玩，可是湯美後來進了城裏的學校，而寶克找不到一處能容許他進去受教育的地方，因爲他手膀的皮膚是棕色而不是白色的。湯美來幫他朋友的忙。每年逢到休假，他就把所學到的一點知識都傳授給他。他拚命爲寶克爭取前途，就像爲自己一樣。

這故事從各方面說來都是優美的，惟一缺點是作者容許她的人物對教育的任務懷有多少有點誇大的想法，把它看作解放非洲人民的主要手段。寶克說，教育是一切事物的關鍵，他重覆着改良主義者的論調：第一是教育，然後是獨立——不知殖民者就靠了這種論調來維持他們的權力。

在她的中篇小說渴望裏，作者更大膽地面對這問題，主題是一個年輕非洲人性格的形成和他對於政治意識的覺悟。

在南洛諦西亞，像在南非聯邦和非洲大陸的其他地區一樣，非洲人民都被趕到保留地上，住在用爛泥和青草堆砌的、昏暗而煙霧騰騰的茅屋裏，用幾世紀以前他們祖先所用的原始工具耕田種地。受到饑餓和毫無樂趣的生活的壓迫，非洲青年都一個個奔向城市和大規模的農場，去爭取工資，結果給礦山造成了一個賤價勞動力的有利可圖的來源。

有一個叫伽巴夫的年輕非洲人，他的整個幼年時代都在夢想着白人城。強烈的求知慾引他埋頭自

學，沒有一點外來的幫助，所用的工具只是垃圾堆裏檢來的破碎的字紙。他就帶了這點知識進了城。許多的誘惑都在那兒等候着這渴望的青年；周圍光怪陸離的東西弄得他耳聾目眩；他只知道一件事：他要生活得與衆不同，但又不知道該怎樣不同法。由於單純無知，他竟然投進了一夥盜賊、匪徒和殺人兇手的羅網裏。幸而他們那種生活方式激起了他內心的反抗情緒。他們的壞影響剛好給他在無意中遇到的、一羣進步的非洲知識分子的影響所抵消。這些獻身為非洲同胞爭取前途的人，被大眾稱為『先知先覺』。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伽巴夫第一次聽到了工會、組織、政治、委員會、反動、進步和社會等名辭。遺憾的是作者寫『先知先覺們』的活動，所佔的篇幅遠不及她花在描寫罪惡社會的那樣多。

當伽巴夫被一個賊幫頭子傑利脅迫着闖到彌西先生——一個進步組織的領袖——的家裏，希望搶到一筆組織的基金的時候，他滿以為一到那兒就能警告彌西先生他身臨的危險，不料事情起了不幸的變化，他無法證明他的無辜，因此被送進監獄裏①。

早在伽巴夫心頭醞釀着的轉變，到了監獄裏才正式發生。彌西先生幫助他理解自己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讀者一點不懷疑，將來伽巴夫離開監獄的時候，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命運和為自由非洲奮鬥的「先知先覺們」結合在一起。

多麗思·萊辛把一些故事裏的非洲人物寫得過於簡單這一點，並無不是之處。她給我們描述了他們非常豐富的內心生活，他們的熱情和願望，猶豫和失敗，以及在成長中的、為正當權利作鬥爭的意志。多麗思·萊辛在構思上的大膽發展，和她寫作技巧的進步是分不開的。她那種很鮮明的敘述體

① 本段原文與書中故事有些出入，譯者作了一些更動。

裁，加上有時微妙，有時——在描寫那些住在殖民地的英國人的時候——又十分辛辣的幽默感，使她的短篇小說集五成爲傑出的著作。多麗思·萊辛是一位簡潔的描寫人物能手——只需要三兩行字就可以刻劃出一個人物來。不僅把主要人物的性格表現得絲毫不爽，對所有小角色也都描繪得細緻逼真。他們的語言一般都能充分發揮各個不同的個性，對話則採用一種易於表達非洲人思想談吐的隱示暗喻。

多麗思·萊辛是一位既有天才而又勤勉的作家，一位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一個理想的藝術家。她的真誠和樂觀，和她那種想把她的藝術爲社會進步、國際的友誼與和平服務的願望，必然會使她獲得廣大讀者的尊敬。

譯自蘇聯文學英文版一九五四年五月號

渴

望

茅屋裏面暗沉沉的，而且很冷，長方形的門洞，爲了雅觀起見，掛着一隻蕪袋，蕪袋周圍透出許多散漫的黃色光芒，一隻隻黃黃的、暖暖的手指，都從蕪袋上的破洞裏伸進來，輕輕地戳着伽巴夫的小腿。『唔，』他咕噥着，蜷起了兩條腿踢着毯子，把全身蓋好。伽巴夫身體下面墊着一張蘆蓆，一碰到蓆子上的冷氣，就縮了回來，在睡夢裏埋怨着。一會兒，他的腿又露了出來，溫暖的手指又在戳他，他真是一肚子的怨恨。他竭力要繼續睡下去，抓住了睡眠死不放手，惟恐小偷把它偷走；又好像睡眠是一條毯子，便死勁把它裹緊在身上，不讓它滑掉，無論是過去渴求的，或是將來希望的，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他此刻對於睡眠的需要。他貪婪地捧着它，宛如寒夜裏捧着一杯熱酒。他喝，拚命地喝，醉得昏昏沉沉，向他說話，好像石子扔在大海裏。『唔！』伽巴夫又咕噥了一聲。他靜靜地躺着，就像一隻死兔子。他雖然發了誓，決不動彈，決不坐起，一心一意攬緊了別人正想來搶走的睡眠，可是說話的聲音不斷地飄進耳朵，他還是坐了起來，滿臉的氣惱和不高興。

他的弟弟巴夫，躺在泥地當中一堆死灰的另一邊，也坐了起來。他也在生氣。他警轉了臉，一面拎着毯子站起身來，一面慢吞吞地眨着眼睛。但是當他母親責罵的時候，他恭恭敬敬地默不作聲。

『孩子們呀，你們的爸爸早在等着你們，已經等了可以鋤完一塊田的工夫了。』這話的意思是

他們記住自己的責任，把他們已經忘懷了的事重新放在心上——早一個時候，已經喚過他們了，他們的父親曾經輕輕地先後推着他們兩人的肩膀。

巴夫心虛氣餒地疊好了他的毯子，把它放在茅屋另一邊的一個矮矮的土墩堆上，然後站着等待巴夫。

但是巴夫正在昨夜燃燒下來的灰燼旁邊，支着胳膊肘，對着嘮嘮叨叨的母親說：『媽，你的話像風吹來的沙土那樣多。』巴夫吃了一驚。他對於父母只知道恭敬，從來不敢回嘴。可是說話的是『大嘴巴巴夫』，他就不以為奇了。假如父母們感嘆地說，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孩子會像巴夫這種樣子對父母說話，那就可見現在像這種樣子說話的孩子的確很多了——一件日常見慣的事，還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呢？

『咳，媽，別多話！』巴夫說，打斷了他母親尖銳刺耳的一套話。『別多話』這幾個字是用英國話說的。這一下巴夫可真嚇壞了，不僅是他尊重舊禮教的那一份心思，他整個兒都嚇壞了。他急忙向巴夫說：『你也該住口了。父親在等着呢。』他覺得十分慚愧，於是掀起門上的蕩袋，走出茅屋，對着日光眨了眨眼睛。太陽帶着淡淡的、燦爛的金光，很快地增加着熱力。巴夫在日光裏活動他的僵硬的四肢，好像那是熱水似的，然後他站到父親的身旁，說：『爸，您早。』老人回了他一句：『你早，孩子。』

老人披着一條有紅條紋的黃毯子，裹住了肩膀，用一個大的鋼別針扣着。他手裏拿着一把耕地上用的鋤頭和一枝祖先傳下來的長矛，這是遇到機會扎兔子或羚羊用的。孩子身上沒有毯子。他穿着一

件磨出了許多窟窿的背心，下端塞在一塊膠布裏。他也拿着一把鋤頭。

茅屋裏傳出來一陣聲音。母親仍然口口聲聲在咒罵。他們聽見有抹刷的聲音和木柴的聲音——她正在跪着收拾地上的灰燼，重新生火。他們彷彿看見她蹲伏在那兒扇火，也看見伽巴夫蜷縮在蓆子上，不高興地背着臉聽母親咒罵。

他們面面相覷，都感到很慚愧；於是回過頭來打本村許多小茅屋前一路望去；只見一大羣住在這些茅屋裏的鄉親陸續在樹林中間消失了。別的一些人都在往耕地上走。快到上午六點鐘了。巴夫父子倆便跟在他們後面，彼此都不好意思向對方看。伽巴夫只能單獨一個人來了——假如他還會來的話。從前，住在這間茅屋裏的人是耕地上到得最早的，他們的田最先耕好，最先播種，最先收割。現在他們變成最後了，因為伽巴夫對於田裏的活幹不幹要乘他高興。

在茅屋裏，母親跪在火邊，注視着她擋着風的手掌裏冒起來的一小蓬火焰。這股暖氣使她感到舒適，消除了她的愁悶。

『啊，大嘴巴，起來吧，』她帶着溫和的責備口氣說。『爸和弟弟都在做活，你真打算成天躺着嗎？』她抬起頭來，準備對這壞兒子微笑一下，表示寬恕。不料伽巴夫好像在毯子裏碰到了一條蛇似地直跳起來，咆哮着說：『我的名字叫伽巴夫，不叫大嘴巴，你連我的教名都給取消了！』他硬幫幫地站在那兒，怨怪着她，氣得眼睛眨個不停。他母親慢慢地垂下頭來，好像做了件虧心事。

這倒奇怪了，因為伽巴夫的錯處要大一百倍呢；她却一向是個賢妻良母。可是當時這母子二人之間，彷彿她當真做錯了什麼，而他的責難又似乎確實是名正言順。不一會，他的怒火平息了，氣也鬆

了，懶洋洋地靠在牆上，望着她，她轉身向她背後放着一隻罐子的半月形的土架那兒走去。伽巴夫盯住了她看。他心裏起了一個新的念頭，有了一種新的需要——她要拿的究竟是哪一種用具呢？當他看清楚那是什麼的時候，便嘆了一口氣，放下了心。他的母親聽到那嘆氣聲，覺得奇怪。她拿出來的不是早晨煮稀飯的罐子，而是一隻用來燒水洗東西的洋鐵桶。

巴夫父子倆，以及所有村裏的人，從田裏回家吃早飯的時候，都要洗洗身體，有時就在他們工作附近的河裏洗一個澡。但是此刻伽巴夫的整個生命、身體和腦子裏的每個細胞都集中在他的需要上——她必須這樣來服侍他，尤其是要燒水，好讓他現在來盥洗。然而平時伽巴夫對於清潔是從來不注意的。

母親把半個洋鐵桶擱在一股紅烈的火焰裏的石頭上，差不多立刻就有一縷淺藍色的蒸汽從動盪着的水裏面裊裊上升了起來。她聽見伽巴夫又在嘆氣。她儘低着頭，心裏真是奇怪。她覺得她兒子伽巴夫的身體裏似乎有某種飢餓的野獸在活躍着，從他的眼睛裏向外望，借他的嘴巴在說話。她愛伽巴夫。她認為他又勇敢、又親切、又聰明、又強壯、又有禮貌。她相信他是這樣的，那佔據在伽巴夫身體裏的兇猛的野獸不是她的兒子。但是她的丈夫，她的其他的孩子們，實際上全村的人，都叫他『大嘴巴伽巴夫』，都說他是個壞兒子，貪吃懶做，誇大自負，總有一天這小子會溜到白人的城裏去，變成一個犯罪的青年。不錯，他們都是那麼說的，他知道。有時候甚至她自己也會這樣說。可是——十五年前，有過一個飢荒的年頭。那不像是她所沒有聽到過的一些國家，譬如說，中國或者印度，從前所常有的飢荒。那一年是旱災，許多人挨餓，有些人死亡。

在那旱災的前一年，和往常一樣，他們留下足夠自己需要的穀子，把其餘的全賣給了本地的一家店舖。他們所得的代價，就那一年來說，是公道的，那店裏的白人，一個希臘人，照例把穀子都儲藏起來，然後等本地人缺乏的時候（時常會缺乏的），再賣給他們——這般人全是說不相信的，爲了換取白花花的大洋錢，好用來買頭巾、首飾或者布，他們總是賣過了頭。那一年，歐美兩洲的大市場上，物價有了變動。這希臘人把他所有的玉蜀黍賣給了城裏的大舖子，同時再派人到各村去說服村人們把所有的糧食出賣掉。他出的價錢比他們往常所得的高一點。他用城裏售價的半數收購。假如沒有那個旱季，也就好了。可是玉蜀黍在田野裏枯萎了，長死長活只有拳頭般大。各個村子都大起恐慌，村民們川流不息地向希臘人開的店舖和四鄉其他所有的店舖湧去。希臘人說，對的，對的，他有玉蜀黍，他無論什麼時候都有玉蜀黍，但是當然要照政府新規定的價格出賣，當然也就沒有人買得起那樣高價的玉蜀黍。

於是村裏鬧了一年的飢荒。那一年，伽巴夫三歲的姊姊鬧着玩地跑過來挨近她媽媽的乳房，被媽媽一巴掌打開，好像她是一隻討厭的小狗似的。那時候，母親依舊在餵奶給伽巴夫吃，他老是一個餓不飽的孩子，同時還有那一個月大的嬰兒。那年冬天，氣候寒冷，灰沙又大。男人們全去獵取兔子和羚羊，女人們整天在樹叢裏搜尋樹皮草根，幾乎一粒煮粥的米也沒有。村莊裏灰沙迷漫，好像一大片一大片烏雲一般地懸在空中，吹進了茅屋，吹進了人們的鼻孔。小女孩死掉了——據說是因爲吸進了過多的灰沙。母親的乳房癟了，每逢伽巴夫揪住她衣裳的時候，她一巴掌將他打開。女孩的死，使她悲傷成病，同時又擔心着那最小的嬰兒。羚羊和兔子稀少了，人們不留餘地把牠們全搜索光了，可是